

# 卷四



書名 貞觀政要十卷 成化元年內府刊本  
 撰者 唐 吳兢 撰，元 戈直 集 論  
 卷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唐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21  
 編號 C4483100

彩色首頁1

## 貞觀政要卷第一

### 論君道一

君道第一 凡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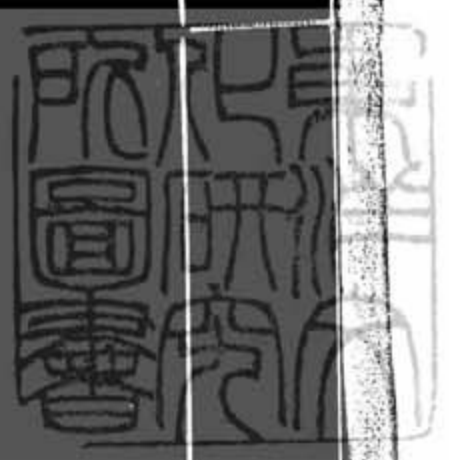
### 論政體二



萬姓為之解體。然讞既作。痛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  
 身覺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育身正而影曲。  
 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  
 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  
 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  
 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  
 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G448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正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2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貞觀政要十卷 成化元年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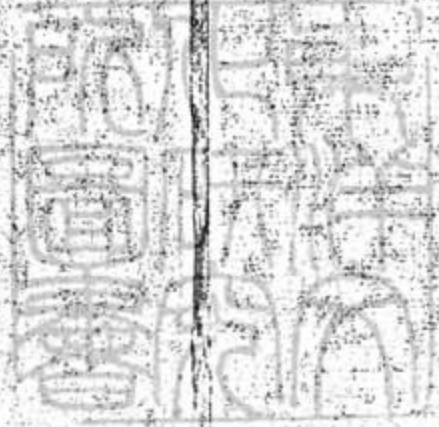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章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凡言定分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我帝後以非己甥





邪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良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王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  
王愚按是時承乾方處東宮凶德未著太宗

始其後既立邪王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死  
始其後既立邪王竊嘗論之漢高祖之欲死

唐太宗以尋常嫡庶之禮為宗廟也合稷之遠  
唐太宗以尋常嫡庶之禮為宗廟也合稷之遠

而不可觀也則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私易  
而不可觀也則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私易

太子觀之也則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私易  
太子觀之也則其欲立趙王則出於溺愛私易

以成不立如也趙王則出於溺愛私易  
以成不立如也趙王則出於溺愛私易

者計其可心則寒心哉故陳子謂四老安劉  
者計其可心則寒心哉故陳子謂四老安劉

也若為王恪之與張陵不勃謀之若恒易盈  
也若為王恪之與張陵不勃謀之若恒易盈

高宗之私外不聞恪在當魏王奪嫡之計以  
高宗之私外不聞恪在當魏王奪嫡之計以

計之無忌無外以承宗廟之大論內實懷外  
計之無忌無外以承宗廟之大論內實懷外

通於天矣夫恪以無辜陷幸而地無忌之際  
通於天矣夫恪以無辜陷幸而地無忌之際

庶幾匡正唐室不致北晨之禍如此其烈也豈  
不悲哉然則太宗之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  
貞人矣房之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聲為去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未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不彰植能丕文帝也植

後以恃慢貶安鄉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

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音

俚語曰。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聲。上

現音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

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慮。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為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

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加。周言。

愚按。周官有王子之世。子不令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

勇別嫌。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



相分也。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

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為笑。太子

宗目。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

亟以爲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

每事以爲言。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

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

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冠去聲。去聲。發施號令。施平聲。為世作法。為去聲。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傳去聲。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錙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錙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警。入稱蹕。實太后漢文帝之後。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謚曰孝。事見本傳。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謚曰憲。事見本傳。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論語曰。道之以禮。有恥且格。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備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泰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所以眷眷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承乾之間矣。然則寧免泰之無觀。觀而不以計傾承乾者乎。及其邪心既啓。然後從而裁抑之。既幽之。復降之。是何異誘其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並焉。所以明尊卑之等。杜僭武之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私。獨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監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窺伺貌。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况四考乎。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書。皆急務也。而褚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為當今之急考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之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之又

尊敬師傅第十。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

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合平聲。唐制東宮六率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

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

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慄音凜。嚴毅貌。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輔勿君攝國政也。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豉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

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即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位之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謂一心可敷。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鼻比音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傳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曠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保。太傅。三公論道保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傳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其極。必舉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保。為三公。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所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保其身體。德義傳之。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長音掌。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諛曰。陛下嚴法而

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

大臣置陛下之所親信。二世卒為高所殺。律。故知人之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聲。平。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

根本安固。枝葉茂盛。永享于休。則開導而訓告

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

不切切於嚴師傳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

平。何不多見。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

茲。實。憶。天道。况。崇高之。上者乎。為君父者。尚慎于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唐因隋

昆弟皇子為親王。若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父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聲。上。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

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

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

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

獨。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以。窺。之。罪。儲。我。珪。亦。與。有。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秦之心甚至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即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蘇勗勸秦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館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因藉其門如市於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為言其後卒有奪嫡之罪竟罹幽且漢武帝為戾太子必如河間東平而後可也夫倣古賢王著書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識者非之今泰諸王也使之置館引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意異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天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平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至矣師嚴然後道尊况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傳其關係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其身軀傳少固明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退習而考於太子親師傳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貞觀十七年四月

高宗是為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後同平聲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春於東郊立夏迎夏於南郊立秋



迎秋於西郊。立冬迎冬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行一世德為切。迎字疑誤。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子行一世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子君臣義矣。三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治禮曰。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主。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未曾識憂懼。曾音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

獎。匪夫崇彼干籥。夫音扶。後同。籥音約。干。舞者所執之。籥。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器。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知道。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爽而加裕。周儲。謂成王也。望。太公彌。爽。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漢嗣。謂惠帝盈也。高祖於廢太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既去。上目送之。曰。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

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也。原夫太子宗桃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人所主知。所以臨制臣

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

欺蔽矣。知所以安行。備萬民。則四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

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萬民。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見文長卷一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雒陽人。漢文帝時為梁懷王傅。上書曰：古之王者，太子

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為赤子而行矣。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

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

音潮。事見封建篇註。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易。以

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去聲。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

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勩思於

當年。思。去聲。後同。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棄也。即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

不為。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音摛

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錙。音淄。銖。音殊。十黍

為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屈。原。名。平。楚。懷。王。時

詞賦之祖。宋玉。屈原弟。鍾張何階於入室。鍾。張。字。元

子。楚。大夫。以詞賦名。



善草書張芝字伯英後漢太尉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草聖陛下自好如此好去聲

而太子悠然靜處上聲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

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

與隙同引見群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

間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而令

太子久趨入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

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詩曰貽厥厥孫謀茂

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勸範訓及儲君授以良

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

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間去聲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

聞日見所未見副德愈光群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

選徧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臣

下所知暨乎微簡人物徵平聲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監平聲撫軍也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

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

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上聲所以分別於

嫌疑列別彼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傳已下無

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供平聲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

事俯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官寮

無因以進言寮音采寮屬也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



前躅音燭也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

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

儉聰明叡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

愚忠者願滄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按通鑑此疏

按高宗諫誅穆裕太宗歸功洎等事

在十八年則洎上此疏當在十七年

唐氏仲友曰劉洎此疏足見其為剛直果敢之士

太宗以太子諫誅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接正人聞

太子論之說驗矣惜也

又曰古之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意防深矣易

子而教責善則離東官近師傅之諫當矣

疏愚按陳詳悉誠教世子之至善也太宗以洎言

今洎與本文本馬周道大體臣親謂得

遠小人之要未必不見於談論也

旋踵而背之卒基唐家之禍於不忍言其氣化

以人事之相符乎抑所

輔翼之具未至耶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凡七

貞觀七年太宗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字仲謚京兆

為中書侍郎遷左庶子上諫苑俄兼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為說同後百姓間利害事朕年

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

量處置量上平聲或時有乖踈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況太子生長深宮音長



掌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

唐氏仲友曰。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

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太宗君臨天下。勵精之初。容受直言。導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母大王之

為不聽。濞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大往教之。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

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後乘。平聲。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

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



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說音悅。商書傳諗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可以自鑒。

愚按。太宗懲承乾之失德。望儲君之近德。於是遇事必誨。其愛儲君者。所以愛百姓也。將飯而戒。則知乘舟而戒。則知民之無恒矣。知民力之困乏矣。知乘舟而戒。則知必從正矣。觀前代教誠太子。而戒。則知立身之必從正矣。禮經。世子之。亦不。過。如。是。也。此。者。稽。之。古。禮。經。教。世。子。之。道。知。所。以。保。養。之。意。惟。踈。遠。老。臣。失。德。官。闈。竟。忘。王。業。之。艱。難。母。乃。雖。誨。諄。諄。而。聽。藐。藐。乎。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

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長音掌。好尚驕逸。好去聲。多不

解音懈。親君子遠小人。故爾。後同。朕所有子弟。欲使

見前言。往行。去聲。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

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

序曰。觀夫音扶。後同。膺期受命。握圖御寓。咸建懿親。藩屏

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國語。黃

二十五子。其同姓者二人。青陽與夷鼓是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

僖。吉。偃。依。是。也。舜舉一十六族。即八元八凱。爰歷周漢。以逮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時

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隆替。察其興滅。

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

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



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嘗為穆生設醴。穆生不嘗。或吐飧而接士。公周

戒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

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

人。故甘忠言之逆耳。家語曰。忠言得百姓之懽心。孝

日。治國者不敢侮於鰥。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

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

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周書曰。

厥父母勤勞于稼穡。厥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暱與踈遠君子。網

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

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

勞。遂有無厭之望。厭平。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

塗。注。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復諫違卜。復音。往而不返。

雖梁孝齊固之勲庸。梁孝。名武。漢文帝子也。封梁王。

為大司馬。封齊王。以功遷游擊將軍。淮南東阿之才

俊。淮南。名安。漢武帝諸父也。封淮南王。好書鼓瑟。招

篇。擢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齊

公。晉文公。皆春秋諸侯之功。就梁董之顯戮。梁冀。漢桓

伯。有尊于室。匡天下之功。垂為烟戒。帝時為大

清六合

和眾

豐財

者也

使子孫

無忘其

章

此武

定民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定武



王之德。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九族高祖

玄曾之親也。念華萼於棠棣。棠棣詩小雅篇名。燕兄弟之樂歌也。寄維城於

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

鑑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則訓。凡為藩為翰。

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

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

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

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能一作知。

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

可不勉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

用為立身之本。

愚按。人性皆善也。而惡則豈人之性哉。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則善習於惡。則惡。況太子諸王乎。嘗觀漢諸

侯王。恪謹以守國者。何少。放逸以失國者。何多。今太宗命集往古之事。為諸侯王善惡錄。使知

善之足以成名。惡之足以滅身。昭然可鑒矣。然唐室興王之初。其諸王如道宗。道玄。孝恭。道彥。

皆相與難。共成大勳。賢德著聞。此善之可稱者也。暨有天下之後。諸王皆身享富貴。福澤順

境。而喪德者。何多耶。蓋太宗家廷之內。恩常拊義。訓教之言。雖切。佩服之心。蓋寡。母乃居移氣

之善乎。豈人性之惡哉。然

貞觀十年。太宗謂荆王元景。漢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已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



惟東平及河間王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帝子也。好經書。有智思。文稱典雅。明帝問。處家何

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謚曰憲。河間王名德。漢景帝子也。博學有德。武帝時奏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謚曰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瑋音韋。楚王瑋。

晉武帝第五子也。元康中掌兵權。剛狠好殺。因矯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賈后遂執瑋。下廷尉斬

之謚曰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為去聲。後同。好自驕逸。所

致。好去聲。汝等鑒誠。宜熟思之。揀擇賢才。為汝師友。須

受其諫諍。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比音鼻。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

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應平聲。桀紂雖是

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子騫。顏回字子回。

淵。閔。換。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郭林宗黃叔度。二人。皆。後。漢。時。高。尚。之。士。郭。林。宗。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

天子。名。太。太。原。人。也。范。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

林。宗。稱。之。曰。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雖是布衣。今若相稱

贊道類此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

在德行。去聲。後。德行。同。何必要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

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

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勵。

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貞觀十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

之主。生長人間。長音掌。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



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  
小以來。少去聲。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  
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安能念此哉。  
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  
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  
人。得免於愆過爾。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  
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  
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帝  
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驕縱。譎張不服。譎音舟。張音貌。

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漢武帝名徹。既崩

昭帝。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也。霍光為大將軍。輔昭  
帝。燕王與上官桀等潛謀不軌。事敗。桀等伏誅。乃賜  
燕王書。責之。旦以夫為臣子。扶音。不得不慎。

愚按。太宗之教戒諸王也。其辭旨諄諄矣。既以  
漢河間東平之善。楚王瑋之惡。以曉之。復以虞  
舜之聖。桀紂之惡。與夫漢霍光誅燕王旦之事。  
以曉之。又謂玄齡選良佐以為藩弼。使其能佩  
服斯訓。何以尚茲。然愚觀太宗教戒之辭。誠諄  
諄。母乃以言教乎。所與言者。荆王元景。漢王元  
昌。吳王恪。魏王泰也。其後荆王與房遺愛同反。  
漢王與承乾同反。魏王以謀奪嫡而廢。吳王亦  
以嫌疑為高宗所殺。四人無得令終者。豈富貴  
驕奢。有以移其本性邪。抑太宗教戒之言。雖切  
而表率之。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

所



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

諸子。割土封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粗去聲。

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王去聲。鎮

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

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為去聲。後為立。

同。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漢光武時。潁川盜起。徵

川太守。召見。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或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及到郡。招懷群盜。皆降。與

與人興詠。生為立祠。漢明帝時。王堂拜巴州太守。時

生為立祠。漢宣帝名詢。武帝曾孫也。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

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

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

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

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後漢明帝名莊。章帝名

名。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

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

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二王。謂楚王英。廣

皆以謀逆。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

言。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太宗十未舉義兵。以已揆人。不問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



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况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况於帝乎。使遂良欲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真良策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以累而愚。按昔封建之世。固有其命。而於天子者。則命國而有卿大夫士。上焉者命於天子。下焉者命於其國。弱弟於唐。其後卒開大國之法。秩然成王。世之非也。唐都督刺史。古方伯諸侯之職。而事體不同。非如建國之有卿大夫士。以相參佐也。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則驕泰以取敗耳。非司牧之道也。遂良之疏。誠

規諫太子第十二 凡四章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字高

宗。長子也。生承乾。廢。即以命之。貞觀初。立為皇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及長。過惡浸聞。十七年。廢為庶人。十八年。卒。封常愍。頗留意典墳。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側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恣。望興廢如從鈞。視吉凶如糾纏。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為心。體大儀之潛運。閱往古於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故能釋層冰於





瀚海變寒谷於蹕林。蹕都賴都例二切唐之思結地

繞林而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聖唐。大

哉靈命。時維大始。大讀泰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

正。機悟宏遠。神姿凝映。顧三善而必弘。見教誠祗四

德而為行。去聲。易文言傳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元亨利貞。每趨庭而聞禮。

論語。伯魚曰。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鯉退而學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

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喬而望梓。商子曰。喬仰

也。子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華。禮教斯起。以正君

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

弘道之在人。論語曰。人能弘道。人豈夏啓與周誦。亦丹朱與商

均。既雕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

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日月也。星也。昔三王之教子。兼四時以

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

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

懷於玉帛。將克已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

之上。處上聲。群后。諸侯也。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七鬯。上音

音唱。七所以載鼎實也。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

尚。必恣驕狠。動愆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

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心三星。中為君。前星為太子。後為少子。少陽之道

斯諒。震為少陽。長子之道也。雖天下之為家。蹈夷儉之非一。或

所凡



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悉有

井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粗去聲。覬披文而相質。去相

聲。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文昌

王名。發。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

望。王名。發。去聲。以長嫡之隆重。長音掌。監偏師於亭障。監平聲。扶蘇秦

始皇長子也。始皇欲坑諸生。扶蘇切諫。始皇怒。使北

監蒙恬上郡。始皇崩。公子胡亥詐受遺詔。自立。賜扶

蘇。始禍則金以寒離。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

死。金玦。狐突歎曰。衣之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

其衷也。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金玦。金環也。

厥妖則火不炎上。五行傳曰。棄法。逐功臣。殺太子。其

性而為。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

世。固明兩之遞作。易曰。明明兩作。離大人。高惑戚而寵

趙。以天下而為謔。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寥廓。並

教戒。景有慙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

由發怒於爭博。漢景帝名啓。文帝太子也。鄧子名通。

吳王濞也。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

誰最愛我。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帝使吮。癰

吮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帝吮。心慙。由此怨通。及

即位。鄧通免。太子又嘗與吳太子飲博。吳太子素驕。

博爭不恭。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徹居儲兩。時猶幼

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徹居儲兩。時猶幼

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業。紹

三代之遺風。徹。漢武帝名。儲兩。為太子時也。亞夫。周

民太子。亞夫不可。帝由是疏之。帝據開博望。其名未嘗目之曰。此鞅非少主臣也。



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

背義而凶終。背音倍。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趙人江充與

太子有隙。見帝年老。恐它日為所誅。因言帝疾。崇在

巫蠱。帝乃使充入官治之。充云。太子官木人尤多。又

有帛書。所言不道。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長

安軍亂。因言太子反。上怒。太子自經。長

宣嗣好儒。大

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蹇。始聞道於匡

章。終獲戾於恭顯。好去聲。宣嗣。漢元帝也。名奭。好儒

術。文辭。用韋玄成。匡衡。相繼為丞

相。多所嚮納。復以弘恭。石顯。相繼擅用事。太孫雜

蕭望之。京房。賈捐之。等皆以言顯短而死。

當

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

傳芳於前典。漢成帝名驚。字太孫。元帝太子也。定陶

子時。帝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

上嗣明章濟濟。俱達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敬愛。

惇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繼體。

帝悅。乃詔太子得絕馳道。其後帝以定陶王有廢中興

材。藝欲立為嗣。賴侍中史丹。丹輔助太子。得無廢中興

光武為漢中興之君。太子莊。是為明帝。號顯宗。明帝

太子。是為章帝。號肅宗。東海王。明帝之兄。極相友

愛。史贊。顯宗不丞業。業兢兢危。心恭德。政察。五

勝。肅宗濟濟。天性宣弟。於穆后德。諒惟淵體。

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

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累去聲。魏文帝。姓曹。名丕。

妻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及受漢禪。嘗出射

雉。謂羣臣曰。射雉樂哉。辛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臣甚苦。

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羣臣。亦無救於凋弊。明皇。

名獻

名獻

名獻

名獻

名獻

名獻

名獻



魏文帝太子也。嗣帝位。侍中劉曄稱之曰。秦始皇漢

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景初元年。起土山於芳林

園。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栽木於其上。捕禽獸於中

其中。群臣皆面目垢黑。由是百姓凋弊。四海分崩。中

撫寬愛。相表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賂之明規。竟

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荒而見羈。相去聲。要音腰。晉

晉王昭之子也。仕魏為中撫軍。桃符。武帝弟齊王攸

之小名也。初晉王欲以攸為世子。何曾裴秀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立炎為世子。嗣晉王位。受魏禪。國號

晉。惠處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處。上聲。晉惠帝名衷。武帝第三子。東朝。為太子時

也。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尚書令衛

耀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瓊陽醉。跪。悼愍

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悼愍

懷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

凶邪。安能奉其染盛。承此邦家。染。音咨。盛。音成。晉愍

子也。有令譽。賈后忌之。使閹官輩媚之。為非。於

是慢弛。益彰。賈后遂設計。讒譖於帝。廢為庶人。惟聖

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幄。脩致戒於

京鄙。音鎬。地。名。鄙。韓子之所賜。晉元帝好任刑法。重經術

以為寶。咨政理之羨惡。亦文身之黼藻。庶有擇於愚

夫。慙乞言於遺老。致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

堯以則哲垂謨。虞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文王以多士興詠。詩曰。濟濟

多士。文取之於正人。鑑之於靈鏡。量其器能。量。平審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其檢行。去聲。必宜度機而分職。度。待。不可違方以從政。

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屈。無用者必



伸。讒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好去聲直言正

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鬻音育於

是虧我王度。戮我彛倫。戮音姪九鼎遇姦回而遠逝。

九鼎周之寶器周沈泗水中始皇求之不能出萬姓望撫我而歸仁。此一節

戒。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死

之異塗。冤結不伸。乖陰陽之和氣。士之通塞。屬之以

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像。陳恆隱

之言。虞書曰象以典刑又曰惟刑之恤哉漢書唐虞

刑也。犯黜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官者雜夏禹

泣辜。盡哀矜之志。見述封建罰之戒此一因取象於大壯。

易大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紂作瑤室豈畫棟以虹梁。或

凌雲以遐觀。世說魏作凌雲臺極精或通天而納涼。

漢武帝作神明通天之臺於林光明高三十丈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痿蹙而

受身殃。蹙音透是以言惜十家之產。漢帝以昭儉而

垂裕。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為臺。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昌。孟子曰文

七十里此言百里者舉成數言也囿者蕃育鳥獸之

所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營。一節述戒。彼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儀狄作酒

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至忘歸而受社。在齊



聖而温克。若其酗營以致昏。酗音响，營音酖酒而成。

咸。酖音耽，酒音痛殷受與灌夫亦亡身而喪國。殷紂名受

以酒為池，竟亡其國。漢灌夫醉酒罵坐，遂誅其身。是以伊尹以酣歌而作戒。

商書伊尹作訓曰：敢有恒舞，周公以亂邦而貽則。

周非酒。詰曰：越小大邦用喪，亦咨幽閑之令淑。實好

述於君子。好上聲。述匹也。詩曰：辭王輦而割愛。固班

姬之所耻。曰：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辭

代未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宣姜，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后乃脫纓

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

政事早朝，晏罷。乃有禍晉之驪姬。驪姬，晉獻公伐驪戎獲

卒成中興之主。太子申生，重耳。夷吾，賢。驪姬佯譽太

子，而陰令人譖之，欲立其子。太子自殺，又譖二公子。

於是重耳走蒲，夷吾喪周之褒姒。周幽王嬖愛褒姒，生

吾走屈，竟以亂晉。喪周之褒姒。子伯服，王竟廢申后

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後因取褒姒

笑，失信於諸侯。西夷犬戎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

而去。盡妖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此一節述復有

蒐狩之禮。蒐，音搜。禮，春曰：狩田。馳射之場，不節之以正義。

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老子

人，心發狂，令夫高深不懼。夫音，胥靡之徒，鞬縹為娛。小

豎之事。鞬音，音，所以繫犬者。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



名器與鷹犬而並驅。凌艱險而逸轡。馬有銜楛之理。

楛音厥。相如諫獵。書時有河縻之變。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

也。腆慙。獨無情而內愧。此一節述戒。以小臣之愚鄙。忝不

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於簪纓。遇大道行

而兩儀泰。喜元良會而萬國貞。以監府之多暇。每講

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

秋實。足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

簾幃靜。灌木森兮風雲輕。花飄香兮動笑日。嬌鶯轉

子相哀鳴。以物華之繁靡。尚絕思於將迎。猶允

蹈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

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漢元帝為太子時。好吹洞簫。賦乃

令後官貴人。殊飛蓋之緣情。魏文帝為世子時。曹植

皆誦讀之。賦詩曰。清夜遊西園。飛

追隨。闕雅言以贊德。思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

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壽。冠振古之鴻名。冠去

太宗見而遣使去聲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

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誠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

輔弼太子。正為此事。為去聲大稱所委。稱去聲但須善始

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愚按此東官赫德之初。群工贊善之始。承乾頗留意典墳。然燕閒之後。嬉戲無度。昔賈誼言輔翼太子。有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蓋愛子教之以義方。亦孰不欲教之於其初。其後乃爾。



相遠耶。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乎。抑所以輔翼之。具有未至乎。然肅觀李百藥贊道賦一篇。歷述秦漢魏晉以來儲貳之善惡。與夫任賢去邪之道。明刑慎罰之方。峻宇雕牆。甘酒嗜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之戒。莫不畢具。事實切當。文辭流麗。光輔前星。若足為典訓也。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數音侈縱日甚。太子左

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

孔穎達。字仲達。與州人。八歲就學。日記千餘言。隋世撰五經義疏。號為詳博。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

達曰。太子長成。長音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

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令撰令平孝經義疏。穎達

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

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按史傳。各賜帛百匹。黃金

十斤。

愚按于志寧撰諫苑。以形匡救之益。孔穎達疏。經義以廣規諫之道。太宗又賜賚二臣。以寓激

勵之意。君父師友之責。盡矣。是時承乾雖虧禮

侈。而難於

行耶。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

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

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

百姓除害。為去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為去。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湯出。見野張。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



湯德至矣。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  
及禽獸。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說音悅。商書。傳說牛。高宗  
辭。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  
孔穎達侍講。今平聲。後同。望數存顧問。數音朔。後同。以補萬一。  
仍博選有名行學士。行去聲。去聲。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  
教。察既往之行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  
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焉於切。夫為人上者。  
夫音扶。後同。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勝平聲。後同。耽惑成  
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  
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上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

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好去聲。後同。何以主斯七宅。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  
尊卑長幼之道。長音掌。後同。見教誠篇注。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  
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  
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  
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  
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漸音尖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

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

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榮祿大夫。行

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聞去聲

玄素叩閤請見。音現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

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音潮陰以馬槓擊之。槓音查殆至

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去聲窮極奢侈。費用日廣。

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

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也。

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荷上聲如其積德不弘。何以

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

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

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

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

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

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昵近

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

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勝平聲宣猷禁

門。不異闌闔。上音環。下音會。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



弘智。經明行修。行去聲。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

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

利病。苦口利行。伏願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

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官廢。按後一書通鑑係

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

發取無度。故玄素上疏。十七年。承乾廢。

胡氏寅曰。周官有王及后世子。子不。會之。文。以愚度

之。莫尊於玉。次曰。后。次曰。世子。子不。會之。文。以愚度

正。使。得。肆。為。費。侈。豈。節。內。府。有。此。文。然。家。宰。之。職。量

入。為。出。得。以。九。式。均。節。則。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

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耳。太

宗。張。玄。素。止。於。未。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為。不。可

獨。張。玄。素。止。於。未。流。幾。於。被。害。豈。非。君。臣。之。為。不。可

坐。至。除。名。為。民。起。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官。僚。同

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

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

愚。按。隋。太。子。勇。唐。太。子。承。乾。皆。以。罪。廢。雖。二。道

也。何。也。文。帝。既。立。太。子。勇。而。復。寵。待。煬。帝。擡。奪

宗。既。立。承。乾。為。太。子。而。復。寵。待。煬。帝。擡。奪

禍。其。初。魏。王。不。得。已。於。其。後。承。乾。目。覩。人。勇。之

甚。也。今。既。不。能。消。其。不。平。之。急。乃。賞。擢。張。玄。素

于。志。寧。之。流。使。救。正。於。言。語

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唐制東宮置詹事府掌于志



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好去聲。

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

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檠日。戎人於是致譏。秦繆公夸示宮室之

盛為西戎由余所笑。詳見納諫篇註。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五子之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昔趙盾匡晉。盾。晉靈公大夫。呂

望師周。望。太公師也。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去

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

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策。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

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

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

極磨龍石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此者鼻。音曾無復監。

曾音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御苑。出入

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奉防。非慮。監平

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長音掌。直千牛又復

不見。千牛官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所司何以自

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鄭衛二國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

昔朝歌之鄉。迴車者墨翟。朝音翟。音狄。朝歌。殷之

朝歌。墨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夾谷。魯地名。家語曰。

子回車。墨進以公退。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千盟。兵不偪



好齊侯心忤。麾而避之。齊奏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齊侯

慙色。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屢有

鼓聲。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栗。言之者心戰。

往年口敕。伏請重尋。重去聲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

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

已積歲時。犬馬尚解識恩。懈音木石猶能知感。臣所

有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丹誠。則臣有生路。若責其

忤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疾痰。犯顏

逆耳。春秋比之藥名。臧孫魯大夫。名紇。即臧武仲也。左傳襄公三十三年。臧孫曰李

孫之愛我。疾痰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痰。伏願停

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

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

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

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臣聞上天蓋高。日

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

匡毛畢。毛叔鄭畢公。漢盈居震。取資黃綺。見定分姬

旦抗法於伯禽。姬周之姓。旦周公之名。伯禽周公子

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幼不能蒞祚。周公踐

則捷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賈生陳事於文

帝。賈生即賈誼也。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

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



君。後同。上聲。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

僕寺司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常居內後。

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禮記曰。子之事父。母。冬溫而夏清。

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

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

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豈得以禮義期。不可以仁

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辯其是非。近之有損

於英聲。昵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

庸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

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

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統

干承基。統音鷗。統干虜復姓。就舍殺之。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

事。二人潛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廬。禮居父母之喪者。寢苦枕塊。

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勞。去聲。按

前一書。通鑑係十四年。舊史曰。承乾敗後。推鞠具得其事。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事無所隱。深加

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茶胡氏寅曰。詹事東官官之尊也。太子於之。學為父

子焉。學為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

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諫臣。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

杜漸之方



哉。宜。

愚按自古臣子之事君親能盡其道者可以感  
 發人之善心也嘗觀春秋傳晉靈公不君趙宣  
 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矣盛  
 服將朝麇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於是宣子以敬於君而免於難也今觀承乾  
 無道于志寧上書諫之承乾怒遣刺客張師政  
 統于承基殺之志寧忍而止是志寧以人潛入其  
 第見寢處之苦廬不忍而廢幾無愧於鉏麇矣  
 脫於禍也之二客之有入心也然鉏麇於承乾  
 之為會不如刺之國當輔翼太  
 苦枕塊而任於人之國當輔翼太  
 子之任者太宗志寧胥失之矣  
 亦未聞有寢乾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四

三十五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卷三

東洋研究會  
圖書室

